赴诗酒交融的山海之约

文人墨客再聚首，论道诗酒流连的山海情缘

整理/李蕴峰 付寒

“诗酒长江 文化铸魂”长江经济带城市文化传媒论坛

11月11日，“诗酒长江 文化铸魂”长江经济带城市文化传媒论坛在泸州举行，嘉宾围绕诗酒文化传承发展、长江文化融合传播，长江沿线城市文化打造、城市文化传播等话题展开讨论，为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贡献智慧，以文化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注入活力。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泸州老窖诞生于长江沿岸的历史文化名城，承载了厚重的长江地域文化。近年来，泸州老窖积极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依托“活态双国宝”资源，塑造了封藏大典、“让世界品味中国”全球文化之旅、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等特色文化IP，面向全球弘扬传播中国特色诗酒文化、长江流域城市文化，树立了中国文化传承创新的典范。未来，泸州老窖愿同大家一道，以更大格局、更宽视野和更具创新的形式，以诗酒文化、长江文化为纽带，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注入新活力、向世界讲好中国白酒故事，谱写长江经济带发展新篇章。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王洪波

屈原的代表作《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千百年来，成为了长江流域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屈原在《离骚》中塑造了自我形象，这对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离骚》创造性地采用抒情兼叙事的方式塑造出了屈原这位不朽的艺术典型，不仅将诗歌反映生活、表现人物提高到了空前未及的高度，更重要的是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出屈原这样形象鲜明而又全面完整的典型人物。而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文学创造的最高追求和文学成就的充分体现。

——原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 谢克强

诗酒文化与长江文化紧密相连，如果缺乏了诗酒文化，长江文化就像天空缺乏了星月一样，暗淡无光。诗酒文化是长江文化激情荡漾的象征，是长江文化的创新。

诗酒文化的气质就与创作和做人的道理一样，要有文化底蕴，兼润、达观、丰韵，有普度众生的情怀。诗是小众的，酒是大众的，诗流向酒，人流向海，诗酒同行，诗也应该汲取酒的元素，像滚滚长江一样奔向大海。酒在诗中，诗更醇；诗在酒中，酒更香。长江一路，酒香一路，诗香一路，长江是酒，是诗，也有诗酒之魂。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经济学博士 安谅

我们参与建设中国长江诗歌带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中国作协《诗刊》社的指导下，团结长江流域的诗歌评论家、理论家、文艺家来共同探讨长江流域诗歌艺术的风格和渊源，诗歌的现状和未来，诗歌的发展与进步等议题，为长江流域城市文学创作的繁荣兴旺营造良好的氛围，为保护母亲河、建设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力量。今天的长江流域，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气象万千，更需要子子孙孙们进一步致力于诗歌创作、诗学研究，进而形成长江流域更加蔚为壮观的诗酒文化风景线。

——泸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张合

“诗歌的创作与翻译”国际翻译论坛

11月11日，“诗歌的创作与翻译”国际翻译论坛在泸州举办。多位国内外诗人、作家、翻译家、文化学者等各界嘉宾共聚酒城，畅谈诗歌的创作与翻译，并就中国诗歌当下发展和翻译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

我们汉语有很多很美的意蕴，外语是无法表达的。《红楼梦》中“花谢花飞花满天”七个字里面有三个“花”字、七个音节，用外语很难进行精准地翻译。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有一部诗歌巨作《Canto general》。有人将它翻译为《诗歌总集》，值得商榷。从作品内容上看，作者从美洲对人的召唤一直写到遗嘱，如大河奔腾、一泻千里。据此，我和张广森先生将这部诗作译为《漫歌》，似乎更符合诗人的本意。就文字表述而言，翻译甚至难于写作：写作是写自己熟悉的事情，而翻译是写别人熟悉的事情，即“戴着镣铐跳舞”之谓也。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振江

“诗歌的创作与翻译”这个题目非常好，因为“创作”与“翻译”这两个行为构成了一种“互生互训”，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相互解释的。现实中间的一盏灯、一张桌子、一块石头进入到诗歌，实际上就是翻译的行为。因为那个时候诗歌中的“物”已经不是原来的“物”了，实际上翻译工作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创作实际上也是一种翻译。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汪剑钊

翻译对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建设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陈望道在20世纪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以翻译和翻译诗歌是非常重要的，它拥有改变和重塑的力量。

——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 鲁安

翻译与诗歌翻译，往往要强调“信、达、雅”“忠实和对等”，但这是一种理想模式的翻译标准，因为一个词语、一种语言是植根于其本来的文化系统中，翻译等于把这个词语连根拔除再移到另外一个文化系统中，这就造成了词语的“孤儿状态”，译者要重新给它安家。这就造成这种“忠实”永远是相对的，不可能是绝对的。诗是翻译之后失去的东西，注定是要失去的，译者要做的是尽最大的努力把这种失去变到最少。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姚风

（佳句流芳，排名不分先后）